

臺灣民俗學的建構及其實踐

主講人／林承緯（國立大阪大學博士、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）

講座日期：106年9月9日



▲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像。
▶柳田國男先生古稀紀念會報導。

當今日學術各界熱中於跨界、跨域、整合，甚至翻轉、滾動、創新等知識詮釋及其實踐的熱潮之下，還有必要大張旗鼓來推動一門新學科，訴求臺灣民俗學缺席的事實嗎？甚至民俗學在臺灣的存在與否，也容易因不同立場、觀點而呈現認知理解的差異。

學術、學科的概念，最早可上溯到古典希臘時期造就的文明基礎。近代學術基礎的確立，大致到十七世紀前後的歐陸，文學、哲學、法學、政治學、生理學，以至於考古學、經濟學、人類學接連發軔成形。今日論及這些人文科學、社會學科及文化藝術等課題，早已是一般常識性的學科認知，不僅學術界不陌生，社會大眾也通過就學、學習等經驗，對於分科別類的學科知識有所認識。這些學問的誕生多來自西方世界，再取徑日本、中國或垂直輸

入，成為各級教育體制下的一學科系所。直到二十一世紀以降，諸如文史哲等傳統學科似乎喪失了求職吸引力，原本的中文學系、歷史學系，被冠上了應用、創意的新標籤。學科象徵的獨立性格及內涵在求職等實務考量，或是跨界、轉化等不同的社會考量及教育方針下，那些傳統學科的維持成為一種壓力，甚至帶有過多個別學科知識的狀態，反而成為求職從業的阻力。相較之下，本講座的論題看似與今日國內學術氛圍相左，難道民俗學就比較特別，當多數的學科皆忙於大跨步與屬性相異學科結合跨域，臺灣社會難道非有民俗學不可嗎？更何況已有一定人數的研究者在主要學術專業以外，也會寫上「民俗學」，作為第二教學專長。

在此質問民俗學是什麼樣的學科之前，必須先釐清一個概念：究竟要具備什麼條件，才足以被視為一門學科相待。在大學有對應的科系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分類，還是有對應的學會、研究會等學術組織？除了這些呈現於教學機構、研究分類及學術性團體組織的狀況以外，更重要的應是這門學問在某一社群或國境內的發展狀況，譬如學問發生的歷史背景及與社

會環境的關係，該學科存在的目的、對於學科提起的各種概念的定義，還有具體的研究對象及學問用來探討的特有用詞。當然，不論出自分家的學科或是同床異夢般的學科外延或涵蓋，是否具備獨立的理論及研究手法，將是孕育一門具有獨立性格的學科、學問體系所被期待的。

就上述學科之所以成為學科的條件構造而論，研究民俗現象就是民俗學，調查社會百態就是社會學，探討人類生活模式就是人類學的詮釋，實有必要重新加以檢討論駁。這樣的狀況特別又以民俗學、民俗研究呈現的定義混沌、自我詮釋的情況最為明顯。癥結點可歸咎於民俗學不論在歐陸或日、韓、中等國的萌芽時間皆晚於社會學、歷史學、人類學等周邊學科，除此之外，過去以自文化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取向，讓從事民俗研究的條件限制較為平易、好入門。

近年來，國內雖然在社會型態改變下，加速固有文化傳統的流失，但另一面伴隨解嚴以來，長期遭受壓制的本土文化獲得紓解，在地方意識日趨高漲的文化情境下，傳承於臺灣各地的民俗文化風貌開始重新受到矚目。再加上近期隨著科技進步，各式攝影紀錄器材更加普及，還有網路上資訊流通互動的便捷等因素，造就出一批如趕集般穿梭國內各民俗祭典、傳統行事現場，熱中於觀察取材拍攝的民俗文化愛好者及信徒大眾。只不過「民俗學」這三個字，對多數的學生，甚至受過人文學科教育下的

人們而言，仍帶有濃濃含糊不明的印象。具體而言，民俗學者、民俗研究者、民俗專家、民俗老師、民俗達人等頭銜，充斥於報章媒體及社會各角落。相較於同樣關懷人類的文化表現，並重視現地調查的人類學而言，就甚少聽到有自稱人類研究者、人類專家，甚至人類達人之稱，然後「民俗」一詞則成為有志者各顯神通的形容詞。民俗學可理解為一種以研究風俗習慣、傳說民謠、生活器物等自古以來流傳於民間的民俗事物為核心，藉由理解人類生活傳承現象的歷史變遷，進而與現今社會的生活文化對話所成立的學科。

當然，對於民俗學這門學科的定義，常伴隨各國的知識背景及文化屬性而有所不同，像是終戰前由金關丈夫、池田敏雄主宰的雜誌《民俗臺灣》，除了記載眾多漢人民俗片段，實際上在民俗臺灣篇章之中，更期待藉此催生臺灣民俗學，培育臺灣人的民俗學者。如此的學科發展，最終因戰爭而曇花一現。今日，民俗成了文化資產保存法不可或缺的一項，只不過，長期欠缺學術積累議論下，民俗文化資產甚至非物質文化遺產潛力點的價值論述易流於形式。此時回顧前瞻，是否需要這門學科的答案應已呼之欲出。☞



▲《鄉土》、《民俗臺灣》。